

175
391
2

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
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
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
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
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卯才作以教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

族塚本

爛版更見江家本
師說不讀之

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
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
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
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
貴包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
為之訓說而世不傳三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

融亦為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為章
考之齊古以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
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
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
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
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

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
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摺本疏叙文無論
語兩字但古來有
之

論語卷第一
論語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疏并叙文此篇外無何晏集解四字是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老男
子之通稱謂孔

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也

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氏曰同
門曰朋也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愠怒也凡人有所
不知君子不愠也

有子曰

孔安
國曰

弟子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
也上

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
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可

乃仁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氏曰巧言好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其仁

曾子曰馬融曰弟子曰三

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乎子曰道千

乘之國馬融曰道謂為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崎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廷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

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

制孟子義疑敬事而信包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

節用而愛人包氏曰節用不奢侈使民以時

包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

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第十三

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

卜商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

其義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鄭玄

曰主親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

憚難也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子

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

子貢也元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邪子

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也

其諸異乎人求之與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異明

人君自願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

與為治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安

江家說此章不讀云
得又公君子不可小知
下讀之越卷烟脫云
此說臨打无所見何
合不從

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

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包氏曰恭不

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

因親也言所親不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安國曰敏疾也

謂問事是非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者也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磻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

禮者能自切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也才元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

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也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

來答以切磻琢磨者才元子曰末患人之不已

知患已不知人也才元論語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何晏集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包氏曰德者無為譬猶北子曰詩三百

居之不移而眾星共之國曰篇 一言以蔽之包氏曰蔽曰思無邪包氏

之犬數也子曰道之以政孔安國曰齊之以刑

於正也曰齊整之 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道之以德

以刑罰也包氏曰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者正也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四十而不

惑孔安國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六

士而耳順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

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也

孟懿子問孝

孔安

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蓋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

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也武蓋也言

孝子不妄為非唯疾

子游問孝

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言

名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日人

之所養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

子

夏問孝子曰色難

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有事弟

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

曾

是以為孝乎

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

承順父母顏色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乃為孝耳也 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

愚也 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 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

之如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

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 子曰視其所以 道義盡明大體知其不思也

也言視其所行用也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 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有所匿其情

也 溫尋也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釋故者又

知新者 子曰君子不器 包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

以為師矣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所不

施也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孔安國曰

子曰學而不思則殆 包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他无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政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孔安國曰由弟子也
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子張學干祿
鄭玄曰子張弟子姓顛
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

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

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

則寡悔
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
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
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

曰何為則民服
包氏曰哀
孔子對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
包氏曰錯置也舉
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

以勸如之何
孔安國曰魯
季孫肥也康謚也
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
包氏曰莊嚴也君臨民
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
包氏曰君

能上孝於親下慈
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
包氏

曰舉用善人而教
不能者則民勸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包氏曰或人以為
居位乃是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也包氏曰孝

子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也子曰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

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包氏曰大車牛車輓

者輓端橫木以縛輓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若輓端上曲拘衡者也子張問十世

可知也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所因謂

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

也馬融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子曰非其鬼而

祭之謂也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

為無勇也孔安國曰義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
註一千五百一十五字

論語卷第二十一
八佾第三

二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八人為列八八六十

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三家者以雍徹

馬融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

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三家亦作此樂者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三家之堂

包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雍

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
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

邪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
鄭玄曰林放魯人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
包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子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氏曰諸夏中國也

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

仕於季氏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包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歎誣而

祭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

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
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其

爭也君子
馬融曰多筭飲少
子夏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

盼動目貌縮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
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子曰繪事

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

情昭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包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子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禮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玄曰獻

猶賢也我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子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

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

不知也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

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
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也祭如在
孔安國曰言事死如

生也祭神如神在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
包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安國曰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

世俗之言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安孔

國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子曰周監於二
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

從周也子入大廟
包氏曰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

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

事問
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特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

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安國曰雖知之子

曰射不主皮
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

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
同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

但以中少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融曰為

力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包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子曰事君盡禮人以

為諂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定公問君使

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闕

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曰樂不至於哀不至於傷言其和也

哀公問社於宓我率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楸

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

以其土所宜之木率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子曰成事不說包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氏曰事

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氏曰事已往不可復追非咎孔子非宓我故

歷言此三者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

曰管仲僂乎包氏曰或人見孔子之僂也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僂乎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

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曰然則

大夫弁兼今管仲家臣備或非為僂包氏曰或人以僂問故答以安

管仲知禮乎得僂或人聞不僂更謂為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玄曰反坫反

之間人君有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無

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已也始作翕

如也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終

發放綴盡其聲言其音皦如也節明也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

言樂始翕如而成於三儀蓋備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從者見之

包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待見

出曰二三

子所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孔安國曰語語

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變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

天將以

夫子為木鐸

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法度以號

令於天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韶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

曰盡善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安國曰武武玉樂也以征伐

取天下故未盡善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子曰里仁為美

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擇不

處仁焉得知

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

子曰不

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

不可以長

處樂

孔安國曰必驕佚

仁者安仁

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

仁知者利仁

王肅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

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

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

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不處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

以其道而得之者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

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

急遽偃仆不違於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

仁者無以尚之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

惡不仁者其為仁

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

不加非義於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優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

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安

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為仁故云為能有爾其我未見
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

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怨而勿責
之觀其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
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子曰士志於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

於天下無適無莫無
子曰君子懷德
孔安國曰懷與

也
小人懷土
孔安國曰重遷
君子懷刑
孔安國曰安於法
小

人懷惠
包氏曰
子曰放於利而行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

事依利而行
多怨
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
何有者言不難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包氏

曰如禮何者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包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
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

家不元
忠以事上也以下本一
而已其唯也
此注才有正元

唯曰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安國曰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氏曰思與賢者等見不

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氏曰幾微也當微

諫納善言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氏

於父母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子曰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玄曰方猶常也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

改其父之道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

口為恥身行之將不及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曰俱不

得中奢則驕供招禍儉約則無憂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疾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子游曰事君數斯辱

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

論語卷第二

論語公冶長第五凡二十九章

何晏集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纏

也所以拘於罪人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

子容不廢言見莊用子謂子賤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

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

如魯無君子子賤安
得此行而學行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女器也
孔安國曰言女是器用之人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
包氏曰瑚璉者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之貴者
或曰雍

也仁而不佞
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也
子曰焉用佞

入以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安國曰屢數

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為民所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

未能信
孔安國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
子說

其志道深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

其由與
馬融曰桴編竹木也
子路聞之喜
孔安

國曰喜與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玄鄭

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

之耳
子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數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

取於已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安國曰仁道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

至大不可全名

使治其賦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

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

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

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

弗如也包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宰

予晝寢包氏曰宰予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曰朽腐也雕王肅曰朽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也二者

於予與何誅孔安國曰誅責也今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寢 包氏曰鄭云卧與寐 武寢之室也

國曰改是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張包氏曰申張魯人也子曰張也慾焉得

剛孔安國曰慾多情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及耳目脩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身日新之道也

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子貢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

聞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已下者子謂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焉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

也

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也子

曰臧文仲居蔡包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蔡蓋也蔡國君之守龜也

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包氏曰節者山節藻梲栢也刻鏤為

山也梲者梁上之榼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非

知之予張問曰令尹子文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

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安國曰皆齊

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指四十四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文子辟惡逆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背如

崔子無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有可止者

斯可矣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

不必及

子曰甯武子

馬融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邦有道

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也

孔安國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

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

知所以裁制我當歸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子曰孰

謂微生高直

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

其鄰而與之

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子

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也

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夫

匿怨而友其人

孔安國曰

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

侍子曰盍各曰爾忘乎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澥之而無憾

孔安國曰憾恨也

顏淵曰願

無伐善

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

無施勞

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

包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孔安國曰懷歸也此注指有本元不可讀

論語雍也第六

凡三十章

何晏集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也

仲

弓問子桑伯子

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子曰可也簡

其

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

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

簡乎

包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曰

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凡人性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

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

請粟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請

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為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融馬

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太

多也原思為之宰包氏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

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安國曰九百九子曰毋

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玄曰

鄰五鄉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子謂仲弓曰犂牛之

子驥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也驥赤色角者

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

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善於其子之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美也

至焉而已矣信餘人曾有至仁時季康子問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氏曰果謂果敢決

也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賜也達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孔安國曰藝謂多才也

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孔安國曰

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閔子騫曰善為

我辭焉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者如

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

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亡之孔安國曰亡變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

也甚

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 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冉求曰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 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孔子為君子

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子游為武城宰 包氏曰武城魯下邑 子曰

曰女得人焉耳乎哉 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人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高融曰殿在軍後者

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猶在後焉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曰我

非敢在後距敵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

孔子馬目乎皆詳也鄭讀女得人焉絕句耳半者語之耳語親之

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免於今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之世害也

道也孔子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子曰質勝文則

野包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包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子曰人

之生也直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然者以其正直道也罔之

生也幸而免包氏曰誣用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也子曰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子曰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包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可謂仁矣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子曰知者樂

子曰知者樂

水 包氏曰在者樂運其才知 仁者樂山 仁者樂如

山之安固自然不知者動 包氏曰自 仁者靜 動而萬物生焉也

孔安國曰無欲故靜知者樂 鄭玄曰知者自役 仁者壽 得其志故樂也

包氏曰性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 靜故壽考也

道 包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 與之齊可使如魯魯 大賢周公聖人 子曰觚不觚 馬融曰觚

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子曰觚不觚 禮器也一 升曰爵二

升曰觚也 觚哉觚哉 言非觚也以 升曰觚也

也 成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 才无

從之也 孔安國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 出之乎 吾乎欲極觀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 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可逝也不可陷也 包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 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 也

之 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 罔令自 投下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鄭玄曰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畔不違道也

論語

卷之

第

夫子矣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安國曰

等以為南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

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庸常也中

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子貢曰如能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君能

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

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不欲而勿施之於人之也

論語卷第三

述而者明孔子行放但
祖述堯舜自此夫彭
而不制化也所以次前者
時段亦險聖賢地開
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
亦非常故以聖不遇
證賢不遇非賢之失所
以述而次雍也

論語述而第七

論語卷第四十九
今三十八章

何晏集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氏包

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
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玄曰人無
有是行於我

我獨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
以此四者為憂也

子曰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曰申申夭
夭和舒之貌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安孔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明盛之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

子曰志於道

志慕也道不可
體故志之而已

據於德

據仗也德有
成形故可據

依於仁

依倚也仁者功
施於人故可倚

遊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
據依故曰遊也

子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安國曰言
人能奉禮自

行束脩以
則皆教誨之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

鄭玄曰孔
子與人言

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
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

人不思其類則
不復重教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喪者哀戚飽食於其
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

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

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
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已勇至

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
唯與已俱故發此問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家本元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
是發於禮容也

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安國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

者古人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大

子慎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孔子

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王肅曰為作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

君乎

孔安國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孔安國曰

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為

也

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子曰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安孔

國曰蔬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

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子所雅言孔

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

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諱故言執之也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葉僭稱公不對者才知所

以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鄭玄曰言此者勉人學也子不

語怪力亂神孔安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盛舟為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

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子曰我三人

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氏曰桓魋宋司馬黎天生德於予

者謂授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

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

弟子學之不能及以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

包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在之心也

子曰以四教

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疾世無明君也

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孔安

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曰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鈞者

一竿鈞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鈞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氏曰時人移有穿鑿矣作篇

藉者故云然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矣也

孔安國曰如此者才

互鄉難與言童子

見門人惑

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

子門人怪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

孔安國曰敬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

人黎已

以進與其黎也不保其往也

鄭玄曰往猶去也人魚已自黎

而來當與其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乎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包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孔子對曰知禮孔

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冬施相助區非曰黨魯吳俱

姓也禮同姓不昏而君娶

巫馬期以告子曰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誰謂惡

禮也聖人知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子曰文莫吾猶人

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此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安國曰躬為君子已未能得也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安國曰孔子謙不取自名仁聖也抑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包氏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曰有之周子曰有諸周子曰有諸周

子疾病 疏此言本文
子疾 家文如此
兩說共在學者一
江廷房依家文說云

病言一本作子疾
病言不同鄭本無
病言指集解於子
罕言始病則
非有病字非

烈曰言有此禱請
於鬼神之事乎才无

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也子曰立之禱

久矣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立之禱久矣子曰奢則不

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子曰奢則不

則儉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戚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

論語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何晏集解

泰伯者周大王長子也所以以前者物情見孔子極遠當謂伯賢人尚誌諒國以證孔子大聖難位非九五豈以杜猿累真故大伯次述而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次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

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之者所以為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

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欲使聽識其言也

四字才无

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包氏曰欲戒敬子言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玄曰此道謂禮也

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矣

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氏曰敬子忘

之以此籩豆禮器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氏曰校報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曾子曰

可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

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六

安國家定社稷君子入與君子入也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

決斷也士弘毅然後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家不無
重稱君子者乃
可名焉君子也
於注才才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安國曰以仁為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

莫遠也子曰興於詩包氏曰興起也言推身當先學詩立於禮

包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

不能知也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

必將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

其為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也子曰三年學不

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

得言必無極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所以勸人學也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氏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危者將亂

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兆也

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

職也才元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

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才元子曰狂而不直孔安國曰

狂者進也才元侗而不愿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才元慳慳而

不信包氏曰慳慳慳慳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

度反故也才元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

長久如不及也才元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猶恐失之耳也才元

而不與焉美舜禹已下與求天稱也才元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安

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才元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氏曰蕩

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也才元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

化隆高也才元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才元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才元武王曰予

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治才元理官者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

公女顛闕矣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此於周言堯舜交會之間比

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包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

謂之子曰禹吾無間然孔安國曰孔子推禹至德

復間則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

祭祀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

十里為城城間有禹吾無間然矣洫洫廣深八尺也

論語卷第四

經一千五百五字注二千二百八十四字

論語卷第五十九

凡三十一早

何晏集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

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

而無所成名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餘人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

也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安國曰冕經

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

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

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子絕四母意

以道爲度

故不母必用之則行舍之

母固

無可無不何故無固行也

母我

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

子畏於

匡

包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淵時又與虎俱往後

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也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孔女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没其文見

在此此自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

孔安國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

我知之今使我知未欲喪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

馬融曰如其元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

言其不能達天害已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

孔安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兵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孔安國曰言天固縱

大聖之德

又使多能也才元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乎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包氏曰我少小

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宰曰子云吾不

試故藝

鄭玄曰宰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

子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

識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

竭焉

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而端以語之竭盡

所知不為有愛也才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

是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

包氏曰冕者冕冠也

大夫之服也才元

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

包氏

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之也

顏淵喟然歎曰

喟然歎聲也才元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言不可窮盡也才元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

言忽恍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循循

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

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未由也已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

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

及夫子

子疾病

包氏曰疾甚曰病也

子路使門人為臣

齊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孔安國曰病小差日間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馬融曰無寧寧也二

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

葬 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

馬融曰就使我

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馬融曰韞藏也匱也藏諸匱中沽

賣也。得善賈。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也。包氏曰沽之哉不衛賣也。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

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皆化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故。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

哉。馬融曰困亂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包氏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子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

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

簣我不以其規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其回也與

顏淵則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

予謂顏

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包氏曰孔子謂

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不實者有矣夫

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後生謂年少也

四

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

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

口無不順從之能必拍改乃為貴也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為貴

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也

說

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慎其所主所交

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

不可得而奪也

子曰衣赀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

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

馬融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

子路

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融曰臧善也尚復

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

也

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

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子曰

知者不惑

包氏曰不惑亂

仁者不憂

孔安國曰無憂患也

勇者

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

端未必能之道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成也

可與立未可與權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逸詩也唐棣移

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

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

有次序斯可知也

論語鄉黨第十

凡一章

何晏集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恂恂溫

恭之才元貌也才元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鄭玄曰便便辨也雖

辨而謹敬也才元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也才元君在

蹻如也與與如也

馬融曰君在君視朝也蹻蹻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

適之貌也才元君召使擯

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也才元

色勃如也

孔安國曰必變色也才元

足躩如也

包氏曰足躩也才元

揖所與立左右

其手衣前後檐如也

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僂一

仰故衣前後則檐如也才元

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言端好也才元

賓退必

復命曰賓不顧矣

孔安國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才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孔安國曰

曰斂身也才元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門限也才元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氏曰過君之

也 空位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氣似不息者 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 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孔安國曰先屏氣下 沒

階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沒 復其位蹶蹐如

也 孔安國曰來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包氏

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 上如揖下如授勃

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鄭玄曰上如揖授玉

禮戰色敬也足踏踏 享禮有容色 鄭玄曰享

既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私覲愉愉如也 鄭玄曰覲見

私禮見愉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孔安國曰一入

愉顏色和也 為頌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似衣齊

服 也 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

皆不以 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王肅曰褻服私居

正褻尚不衣 當暑績絺綌必表而出 孔安國

單服絺綌葛也必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

狐裘麤裘長短右袂

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生

溫短右袂者便作事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安國曰今之被也

狐貉之厚以居

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去喪無所不佩

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王肅曰衣必有

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

異服故不相弔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

弁齊必有明衣布也

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也

齋必變食

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

孔安國曰易常處也

食不厭精膾

不厭細食饘而餲

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也

魚餒而肉敗

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

食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不時不食

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也肉

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

脯不食不撤薑食

孔安國曰撤去也齋禁薰物薑辛不臭故不

不

多食

孔安國曰

祭於公不宿肉

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

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之矣

鄭玄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

言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孔安國曰齋嚴敬貌三物

雖薄祭九之必敬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

矣

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出之也鄉

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安國曰儺驅逐變鬼恐驚先祖故朝服

立於廟十一之阼階也問人於他邦再拜送之

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包氏曰饋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

敢嘗

孔安國曰未知其十二故故不嘗禮也廐焚子退朝曰傷人

乎不問馬

鄭玄曰重人賤畜退朝自魯君之朝來歸

君賜食必正

席先嘗

孔安國曰敬君之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

君賜腥必熟而

薦之

孔安國曰薦十三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待食於君

君祭先飯

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也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拖紳包氏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

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石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行出而

車既駕也入大廟每事問鄭玄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無親昵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

義十五寢不尸包氏曰偃仆四體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家

室之敬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也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當以

貌禮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

版者持邦國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安國曰作起也敬

主人之迅雷風烈必變鄭玄曰敬天也升車

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

包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也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

審觀而後下止也也元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供其

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

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作字子路

論語卷第五經一千四百六十二字注二千二百九十七字



